

小本小說

劫花小影
下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小本小玩

切花

小

影

下

自
古
中
外
行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初版

此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究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所
總 發 行 所
分 售 處

（小本小說）
花小影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叁角）

英 國 勃 雷 登 氏

心 况 石 罽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 務 印 書 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目錄

第一章

閨憶

第二章

蘆中人

第三章

暗殺：暗殺：

第四章

腸斷蕭郎一紙書

第五章

七年後之黛西日記

第六章

黛西日記

第七章

荃不察予之中情

第八章

黛西從客蘭度蜜月日記

第九章

黛西麥靈日記

第十章

黛西威尼斯日記

第十一章

綺集

第十二章

授簡

第十三章 驚鴻一現

第十四章 黛西麗芳墩日記

第十五章 芳心自警

第十六章 探署

第十七章 黛西在倫敦之日記

第十八章 黛西日記

第十九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一章 豔妒

第二十二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三章 巴黎商界中之霸王

第二十四章 唳雁聲聲

第二十五章 黛西日記

-
- | | |
|-------|-------|
| 第二十六章 | 黛西日記 |
| 第二十七章 | 燕語丁寧 |
| 第二十八章 | 不速之客 |
| 第二十九章 | 碎玉 |
| 第三十章 | 黛西日記 |
| 第三十一章 | 黛西日記 |
| 第三十二章 | 雅登之自供 |

劫花小影下冊

第十七章 黛西在倫敦之日記

余至倫敦後。卒卒寡暇。并吾最親愛之日記。亦有間斷矣。讀者得毋疑吾置身都邑。卽景移情乎。吾之心。蓋自有故。當吾遷居格魯賽文街第一夕。顧我室中。電光璀璨。荳蔻湯溫。芙蓉帳暖。瓶花含笑。綽約迎人。而博山殘燄。復時時送其餘香。沁我鼻觀。余非不深感吾母之恩。凡是皆先得我心。一一代爲佈置。顧吾於此事。本非所願。而夜闌悄坐。側聽馬蹄得得聲。亂麗譙。則忽起一極劇烈之感觸。不禁忿然自語曰。痛哉。是何地。非倫敦耶。是又非凶暴之倫敦。引吾父至。於死地者耶。夫以偌大倫敦。繁華若此。而刺客乃公然於旅館之中。施其暗殺手段。則倫敦可一日居耶。

自是一念。此一夕之中。萬慮千思。兔起鶻落。悵長短之更。望朦朧之月。參橫斗轉。安睡未遑。乃至晨雞無賴。唱曉秋天。始斜倚薰籠。倦極而寐。而吾父被刺時。之憔悴。顏色。刺客之握拳透爪。又一一入我夢中。而刺客之面。終不能辨其誰。

何時覺其髮赤其眼睜猶其口箕張而上缺時覺凹其鼻高其額紅其眉而碧其目醒而自思此種種之幻象皆嘗於各小說或歷史畫中見之紙上現形奚足據爲事實於是喃喃自詈深恨吾夢中之記憶力胡鹵莽至於極點不得不仍求諸夢中且但願長夢而不願復醒凡此皆係吾之癡衷謂吾於夢中雖不能得仇人之真相槐安國裏亦庶幾敘家庭之樂也如是者久之余漸覺想入非非乃勉自排遣而故居不遠觸目多愁追思余在蘭因河畔晨露披衣暮光返照猶得攜大底詩集就吾父墓間柳陰下出吾吟聲與陳死人作話語至此則并荒碑三尺渺隔天涯而守墓無人更恐牧童樵跡或且斜陽短笛因利乘便時侵擾吾父之安宅則熱淚盈盈不禁如縷而滴

余父之往倫敦也一鞭斜照雙影蓬門凡余與余母送別時之風景余至今猶彷彿記臆而輪聲車影亦時時在余心目間夫使吾父爾時不至倫敦則猶未必一去不返世間暗殺案亦不絕於耳卽如最近之巴瑪博士爲一亞刺伯人殺於俾米村報章喧傳以爲怪事博士寒儒俾米僻壤其被殺亦奚足怪以吾

父之身世倫敦之繁盛而愁雲黯霧偏若相逼而來此則真事之可怪者耳。且彼博士之案今已破獲而吾父之仇迄今猶鴻飛天外余思之重思之終不解其是何意義繼思家族之偵探或足補官長之不及今者身臨吾父被殺之鄉大可至丹麥街旅館中一探形迹因以此意告雪笠兒雪乃大嘩謂是徒增切怛何裨於事吾固知雪非知我者因亦不與深談而思一人覓間前往。一日吾母將偕雅登赴友人之讌雪笠兒亦至屋克斯福應音樂俱樂部之招吾乃思於夜間覓便前往計余來倫敦後茶樓酒社一概屏絕即雪笠兒招余出外閒遊亦託辭謝却今乃隻身出外毋論中宵風露大非弱女所宜而地北天南更有迷途之慮吾乳母博羅腓而於倫敦鄉土地理若掌上螺紋本可令作先導顧恐彼又爲雪笠兒第二則轉生阻力乃決計不令彼知俟吾母登車後吾即呼侍者預備晚餐謂適患頭痛須早食而睡餐畢余揮諸僕婦去而佯爲偃臥者實則於此一小時中預備種種進行之方法淡妝素服衣短後之衣若爲工女也者并詳記丹麥街之號數而旅館之名則一時遍思不得顧以其

爲旅館則亦易於訪問。第客來不速亦易起。旅館中之疑問乃擬飾言欲覓一七先令住一星期之旅館。以如此方合女工之舉動也。又念至彼後而室徒四壁。僅得撫景懷人。追想前此血肉橫飛之慘劇。則亦徒多此行。適爲雪笠兒所笑。然此固不當預慮。且最佳之效果。每每於無意中得之。安知余不挾有極大之愉快歸也。

是晚天氣陰慘。黑雲如磐。若慮明月之窺人。而重重籠罩者。推窗一望。境至蕭瑟。余一一布置畢。時已八鐘過半。乃凝視壁上之地圖。詳記至丹麥街之路徑。輕啓室門而出。既出則見一御者休於屋傍。鼻紅而行步不正。若沉溺於酒者。顧慙慙余乘狀極殷勤。余乃告以至聖乾而禮拜堂。需錢若干。御者言勿計值。速余登車後。疾鞭其馬而馳。顧彼乃大醉。忘其所至之目的地。且攪轡無方。霜蹄濺沫。時觸石而騰驤。車輪傾側。余幾遭脫輻之厄。周旋於一鬧熱之街市者。三匝時已過九鐘。街間店鋪尙未閉門。余急呼告其誤。乃始至一荒寂之禮拜堂前而停。余給以半克郎。貨幣名渠似嫌不足。問曰。姑娘是否欲余在此伺候乎。

顧備金少。余乃不耐。今再會矣。語已。卽揚鞭驅車而去。余雖受其搶白。然頗銘感。以謂苟復與此醉鬼共乘者。余膽且碎矣。

余旋凝神稍憩。回復其車中之疲乏。自思此來專與雪笠兒反對。則愈應挾有非常之希望而歸。以間執雪笠兒之口。然寒風侵衣。乃令我心旌懸懸無端而顫。余膽素壯。從未畏懼至此。乃不得不懼。而心中轆轤萬狀。自亦不知其何故。旣乃決意前進。知旅館卽在禮拜堂左近。信足而行。又復歧途。但見旅館林立。遠來之人。或負笈就館。中人商食宿之價值。或按門鈴以呼主人。徬徨久之。始尋得所欲探之旅館。館門未閉。成衣匠三五設肆於樓下。遙遙可見。余追念報章中載吾父死時。亦有涉及成衣匠事。使此中有爾時之舊人在。則就與問訊。亦可憫知。厓路顧究不能闖然直入。因徘徊門外稍俟。未幾一老婦出。余告以需一七先令住一星期之客舍。老婦凝睇余面。言曰。姑娘休矣。如許廉價旅館。恐世間尙未建築。夜闌再會矣。語已。欲閣其門。余大窘。急謂之曰。八年前此屋中。非出有暗殺案乎。余今欲一觀其室。果得請者。卽以七先令爲酬。媼意何如。

余言已探囊出金餅一枚授老婦讀者諸君此金餅之價值果值先令幾何余固茫然第見老婦受金後頓露驚喜之色意謂是何前後不倫乃爾一語之價值乃勝數星期之旅費也旋謂余曰謝姑娘見惠今請入矣抑暗殺慘事余望姑娘與彼無涉也余曰誠哉媼言第余好奇故欲一窺其室耳媼倘能以此室中人狀貌舉止告我者尤拜嘉貺曰姑娘不言余固將爲姑娘告殺人者狀似上流社會人雙瞳點漆兩鬢鬢有微鬚矣而領下無髭語操英音然余可必其爲旅英之異邦人余之能告姑娘者止此至彼被殺之人則狀極可怖血縷縷漬身幾滿面色慘白若魂魄猶自悲其死者目瞬而不瞑言至此已至樓梯之巔更續言曰吾見之幾失神而暈此後乃時時入夢傷哉是人乃遭此無妄之災也言已歷數室止於一室之前曰至矣探鑰啟門置其手燈於門外曰姑娘請入覽余見此室猶生怖也事隔八年此屋因是故廢無人居而來此窺視者乃時有人或嘆息失聲想皆係死者之親友耳余聞此嘮叨之言亦不暇細聆急趨入探視屋久塵滿家具數事亦破折不理窗一啓視可窺見遠處之屋

字亦已爲蠅蛸之窟穴。余乃呼問老婦。爾時吾父臥於何地。作何情狀。老婦在門外一一告余。觸景傷神。覺老婦之一語一字。皆余一淚一血所凝結而成。而室外殘燈閃影。斜照室中。并作慘淡可憐之境。淚痕狼藉。痛極而暈。旋覺老婦扶余起立。喃喃言余。且伴余至門外。則街上行人已少。寒星數點。自黑雲下射其芒。萬籟沉沉。追想前塵。真如夢境。既念吾母歸者必且視余乃急。凝神自慰。以素巾拭其淚痕。蹣跚而行。余家在西。初擬向西而行。而路逕不熟。東折西回。茫然不辨。南北昏惘。中惶急萬狀。側聞遠處禮拜堂鐘聲。已報十一。下益萬慮不寧。更進行少時。至一極冷寂之街。見遠處惟一肆。尙高燃電燈。似爲旅館。或酒店。趨視果爲酒店。其商標曰配佛靈酒樓。余惶遽間。卽思一問行程。冀從正路返格魯賽文。顧又念以千金之女。深夜入酒家。瑣瑣問東西。南北人其謂我何。於是遲遲而前。且行且思。忽覺寒風砭骨。裙腰着地。綽有聲。若有荒林魔鬼追隨於後者。余乃大驚。然終亦不敢一回顧。旋有三人自酒肆中出。笑語雜沓。醉矣。中一人尤步履歪斜。油赤之光上浮於面。見余則以法。

語語其同伴語。磔格不可辨。余知無好消息。急邁步向前。思避彼等之路。願首先發言者。已急至余前。操英語語余曰。若何往肯與吾及余友人同至音樂會中乎。其暴戾之情狀。輕薄之語氣。至今余莫能肖其萬一第爾時。惶急間。更含有無限之怨恨意。天壤間。既多此不逞之徒。使余而真爲假飾之女工者。今夕殆矣。余旋操激烈之聲調。詈曰。若曹何等。人敢以囁語向人家。閨秀。曉瀆彼等。聞余言。不余怒。而反以爲樂。或聚或散。環伺吾身之左右。意謂嬌嗔。佯詈。正女子之美術也。余至此。乃真無可奈何矣。思此等惡鬼。必係他處流亡之人。來倫敦趨避者。怙惡不悛。吾父之凶手。亦必出於此中。此時惟有大聲呼救。冀不爲匪人所困耳。顧四望。乃不見一人影。惟見酒肆中門。猶大啓。人影憧憧。似侍者跋來報往之狀。余意是中客多。或有一二善良者。則余得藉其庇而免於禍。乃決計疾趨此中。顧雙足若植立於街衢中。勇往之氣。已爲恐懼所消滅。身顫而不能行。彼三人見之。則又大樂。謂姑娘何懼嫁得少年郎。便不須深夜出遊。冒多露之譏矣。

此冷嘲熱罵之響語。一入余耳。余恨無清泉以濯之。又恨偌大倫敦。此時乃竟無一人經過此間來作余將伯之助者。則一縷酸心淚珠。又如鉛而瀉。幸也。馬蹄得得一錦車。自遠來。明鏗雙射。若神龍張其巨眼。天矯騰驤而至。余乃急植立街中。以手高張而盡力狂呼。車中人乃止。御者勿行。下車詢余。是爲一中年之人。貌極溫雅。詢曰。姑娘何事在此呼救。余一一詳告。此中年人立高聲向彼三人曰。若輩不懼。捉將官裏去耶。何來狂徒。乃敢於此撒野。三人聞之。卽亦不懼。以法語回詬。余急語中年人曰。彼等醉矣。與彼何言。苟厚我者。幸速載吾回家。讀者諸君。爾時吾以一介弱女子。深夜乞憐於一不知誰何之人。又復同車並轡。至今書之。猶羞慚不已。然余固願大書特書。爲我同胞諸姊妹。輕於冒險者戒也。

此中年之人。旋詢余以住址。余以格魯賽文對。又詢余名。余以密司海德雷黛西對。渠聞之。似有所觸者。立命御者如吾說而行。一剎間至矣。余乃以一克郎謝御者。稱謝車中人而別。抵家後。余若儉兒初試其技。胸懷鬼胎。竊至己室而

睡。然。更。有。一。語。爲。吾。此。日。日。記。中。所。不。得。不。書。者。則。當。余。上。車。時。彼。三。人。中。之。二。人。以。手。拊。首。發。言。之。人。曰。鄧。範。弟。三。十。年。老。娘。倒。繃。孩。兒。去。矣。如。此。美。女。子。乃。竟。任。其。遠。颺。畢。竟。君。之。手。段。未。佳。余。聞。之。知。此。匪。人。曰。鄧。範。弟。此。輕。薄。之。行。爲。余。誓。必。有。以。報。之。也。

第十八章 黛西日記

風。露。中。宵。星。辰。昨。夜。余。追。念。所。歷。種。種。之。危。險。長。夜。未。能。安。睡。而。命。臨。磨。蝎。此。拂。逆。失。意。之。事。乃。偏。與。我。爲。緣。晨。起。理。妝。恍。竟。移。步。下。樓。擬。至。餐。室。就。食。過。客。廳。時。驀。聞。有。人。在。內。而。廚。役。蘇。孟。立。於。廳。門。之。側。若。與。之。問。答。者。余。廳。中。陳。設。華。麗。列。名。人。肖。像。數。具。或。琢。自。雲。石。或。以。竹。根。製。成。有。一。石。製。之。女。神。梅。伴。雪。痕。像。雕。鏤。幾。奪。神。工。左。顧。而。笑。以。手。拊。胸。手。上。之。環。約。指。欲。墮。瓠。犀。微。靈。雙。瞳。炯。然。隨。人。而。轉。爲。余。所。最。愛。之。物。至。此。余。乃。悄。至。門。畔。作。鑽。穴。之。窺。意。何。來。貴。客。乃。清。晨。卽。降。玉。趾。詎。知。審。視。之。餘。直。令。我。不。寒。而。慄。蓋。客。非。他。客。卽。昨。日。夜。間。所。遇。之。醉。客。其。同。伴。呼。之。曰。鄧。範。弟。者。耳。

旋聞其操不完全之英語。問蘇孟曰：雅登君得余信乎？曰：得矣。共得三函乎？曰：然。一自昨晚，二自昨晨來乎？曰：然。悉呈於吾主矣。然則胡不覆我？雅登曾有語屬汝乎？曰：屬余。寄聲先生，恕不作覆。然則可見我乎？曰：可。惟請以異日。曰：異日耶？甚佳。此甚佳二字之聲浪，若雷聲之震余耳。怒目視蘇孟，時探首於窗外，若冀或能見雅登者。余幸隱於一畫屏之後，未爲所見。彼審視無所得，乃昂然不發一語而出。

鄧範弟何人來此復奚爲？聞其屢函致雅登。雅登富矣，作函告貸者，乃往往而有余。嘗於舊簾中搜得十數紙，或至連篇累牘，自述其貧苦之狀。余見之不禁生憐。鄧範弟之發函，倘亦爲此。然度其情狀，抑又不類。且卽以貸款論，余嘗謂富厚之家應出其餘資，令貧民得沾餘潤。彼紈袴少年，鐘鳴鼎食，出則香車寶馬，入則僕從如雲，醉生夢死，高臥綺羅叢裏，曾不肯捐其一席之費，作賑卹之用。善哉！航海家腓烈賽之言曰：吾強半之貨物，悉以供貧者。夫腓一商人耳，則其所挾之貨物，實一生經濟所繫，乃肯捐擲其血本，以爲慈善事業。人人苟以